

申城13万名医务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岗位、提供门急诊服务160万人次

守护祥和年，他们用“敬业福”换百姓“平安福”

■本报记者 唐闻佳

辞旧迎新，他们用“敬业福”换来老百姓的“平安福”！

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上海有逾13万名卫生健康工作者奋战在医院、隔离点、疾控一线，以严密高效的措施织密织牢疫情防控网，以细致入微的服务守护居民健康，确保广大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春节留沪守护患者，“非常有成就感”

昨天是虎年开工首日，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春节假期里，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总体平稳有序，截至2月6日，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安排13.18万名医务人员值守岗位，提供门急诊服务159.78万人次、出院1.93万人、手术0.45万人次。

大年初一，上海瑞金医院创伤整形科病房里，80岁的陈先生已是第二次入院了。数月前，他因下半身瘫痪、肢体功能受限，骶尾部出现三处深达尾骨的压疮而在瑞金医院住院进行手术治疗。手术后出院回家的陈先生因长期卧床，骶尾部又出现了新伤口，只能再度入院。今年春节，医护人员守着他，医生每天精心换药，护士们尝试用上海话或给他纸笔用书写来沟通……数天下来，老先生的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

大年初四傍晚5点半，在仁济医院重症监护室里，25岁的呼吸治疗师谭章军在帮一名糖尿病患者做肺部感染患者廓清气道后，缓缓脱下他当天穿上的第5件无菌隔离衣。作为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首位呼吸治疗师，入职才半年的谭章军，今年是头一次没回重庆老家，留在上海过年。“记忆里，家乡的春节喜庆又热闹，一家人一起吃团圆饭、看春晚。”谭章军说，父母很支持他春节“守护”的决定，毕竟，“患者需要我，科室里的师长也都坚守在岗，而且，患者病情好转后，我非常有成就感。”

按照市卫健委要求，全市卫健系统节日期间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安全生产。春节假期里，全市院前急救系统加强车辆调度，市医疗急救中心出动救护车5908车次，这群急救先锋也奔跑在日常急救、疫情防控发热转运、疫苗接种保障的最前线。

驻守徐汇区建国宾馆隔离点的护士王俊自除夕早晨7时迎来第一批从浦东机场闭环转运而来的隔离人员，一直忙到大年初一凌晨，每日例行的核酸检测、测体温、询问症状、以及与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对接符合条件转为7天健康自我监测的人员闭环转运……她忙而不乱地一次次“办结”。

疫情防控“不放松”，今年就在岗位上过节

从严、从紧、从细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作，上海始终坚持主动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综合防控策略毫不放松，坚决守护市民生命健康。

市卫健委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做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医疗救治。市公卫中心的护士长李璧是战疫初期第一个推开新冠隔离病房大门的医务人员。今年1月13日，她又带队进舱，开启她第8轮进舱抗疫工作。李璧不仅要做好基本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还要参与患者出院后的环境消毒、病房整理、感控督导等事务，经常忙到半夜12点。这是她自2020年错过与家人吃春节团圆饭后，又一次暂别家人投入战疫工作。

确保防疫不松懈，今年，很多医务人员都在岗位上过节。大年初一，黄浦区第七批支援浦东机场海关核酸采样队的35名队员奔赴入境人员核酸采样第一线。这批黄浦采样队将在机场驻守35天，意味着整个春节就在机场度过。

今年过年，虹口区家庭医生蔡若新也接到了在医学集中隔离观察点驻守的任务。临近退休年纪的蔡若新主动加入驻点医疗保障小组，与年轻组员一起完成核酸采样、人员转运、医废处理等高强度保障工作。当接到要去金山接治愈患者回来的通知，他更是二话不说，穿起防护装备就出发。此次来回3个多小时，当他完成接运任务脱下防护服，浑身已湿透。

“我们吃饭都是见缝插针，除夕也不例外。”在奉贤区的集中隔离点，青村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陈程点位长说，队员里有的新婚、有的刚过手术，但面对疫情任务都争先恐后，“所有的这一切，在抗击疫情面前，仿佛都不值一提。”

1991年出生的李赛男此前在第六人民医院老年科病房工作，去年8月她主动报名支援核酸检测点，之后便一直坚守在此。对如何保证核酸采样高效进行，她很有心得——工作时间不喝水、不上厕所。“不能停下来！”让她深有感触的是，不少市民完成采样后会很认真地对护士说声“谢谢”。寒风中，这一句句简单的感谢，让她很温暖。

作为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之一，市、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也都坚守在岗。流调组、信息协调组、核酸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等，以24小时“停不下的节拍”与病毒“赛跑”。

面对市民假期离沪返沪的核酸检测需求，各医疗机构启动应对预案，增加服务时段、增开窗口，节日期间，全市各检测机构核酸检测181.6万人次。春节假日期间，新冠疫苗接种“不打烊”，市卫健委统计显示，1月31日至2月6日，本市接种新冠疫苗1.98万剂次，其中加强免疫接种1.22万剂。



▲核酸检测实验室里，疾控检测人员全副武装。
▲隔离点上，医护人员以手绘漫画互相鼓励打气。

加服务时段、增开窗口，节日期间，全市各检测机构核酸检测181.6万人次。春节假日期间，新冠疫苗接种“不打烊”，市卫健委统计显示，1月31日至2月6日，本市接种新冠疫苗1.98万剂次，其中加强免疫接种1.22万剂。

温暖“不断线”，有爱和陪伴的地方就是家

中国人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但总有人春节回不了家，医护人员成了这些人身边的温暖陪伴者。当普通人阖家团圆欢聚、探亲访友的时候，这一群

“春节不归人”的身影，成为壬寅新春里最让人心安的一道风景。

金建红是肺科医院的一名95后护士，就在春节前，她接到父亲高空坠落致多处骨折的消息，母亲心急如焚，希望她能回老家“搭把手”。面对母亲的企盼，她满怀愧疚地给父亲打去电话。“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照顾。”父亲的理解与支持，让金建红得以安心坚守。这是她第3个未回温州老家的春节。

被同事称为“急诊老黄牛”的第七人民医院沈跃华护士今年50多岁了，已连续3年大年三十守在急诊“跨年”，担任急诊值班长。今年不巧，她的母亲、

女儿同时生病，护士长让她回去照顾，她却说：“下班后去照顾就好了，现在科室人员紧缺，多一双手，多一份力！”

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社区卫生服务全科医师葛立宾、主管护师余欢欢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来自山东临沂的葛立宾为响应春节“非必要不离沪”的号召，年前就将父母接到上海，他可以全身心投入春节期间的医疗保障工作。来自湖北黄冈的余欢欢则是被病房里的老人留住了。“今年春节，50多位老人不能回家，我陪着他们一起过年。就地过年，年味一样浓。”

金虎呈祥，不管在哪里，有爱和陪伴的地方，就是家。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农历虎年开工第一天，上海某药企“满血复活”了。原来，这家企业研发的治疗新冠肺炎方案用药，此前存在“最先进”“唯一”等不实广告用语，受到行政处罚，导致后续招投标等被“一票否决”。得益于上海的信用修复政策，企业第一时间申请信用修复，“黄牌”翻绿，虎年一开工就走上了正常经营的轨道。

围绕信用的可用、分类分级监管、修复等全过程，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关于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率先打出信用监管“组合拳”：设置信用可用“用”的正面激励，实行信用分级分类的差异化监管机制、推出信用修复机制……十条新政旨在探索加快构建完善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从“建”到“用”，突出守信企业正面激励

目前，企业年报正在申报阶段，针对企业反映的多头报送年报、反复填报的痛点，市市场监管局今年起推出企业年报“多报合一”。市市场监管局局长陈学军介绍，本市市场监管部门已把原来商务、统计、海关等部门年报内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称、注册资本认缴信息等导入年报系统，企业仅需对相关数据进行确认，实现一次申报、部门数据共享，可大大提升企业年报的便捷性。据悉，目前本市企业年报基数为266万，这一便利化措施的普适性极强。

信息归集共享是基础，信用可用“用”，才能让市场主体感受到信用的重要性。记者获悉，市市场监管局在《若干措施》中提出丰富的信用应用场景，突出对守信企业的正面激励。比如，支持信用良好的企业参与政府质量奖的培育和申报，将“信用良好”作为申报市政府质量奖的重要考量因素，积极推进“上海品牌”认证，实施“上海标准”标识制度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同时，支持订餐平台集中展示餐饮服务评价结果，促进信誉良好“笑脸”企业提高消费者点单率。

信用分级分类，以差异化推动监管效能提升

上海目前已初步形成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差异化监管，提升企业感受度。据悉，上海将建立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对信用良好的企业“无事不扰”，采取“事件触发式”监管，当出现举报投诉、转办交办等线索时才上门；对信用风险一般的企业，按照总量3%-5%，每1-2年抽查一次的常规比例和频次进行抽查；对违法失信、风险较高的企业，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直至全覆盖100%抽查。

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实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管理，除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开展针对性检查以外，不再额外抽查。在登记事项、公示信息抽查中，对近两年已被抽查且未发现问题的市场主体当年不再组织抽查。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上海将编制新版失信惩戒措施基础清单，严格控制惩戒内容，准确界定信用信息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认定范围，确定联合惩戒事项，规范对失信行为的约束惩戒。数据公示，去年市场监管部门更加注重双随机抽查与信用风险分类监管的统筹运用，全年共开展双随机抽查814次，检查市场主体12.3万户次。

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回应市场主体关切

某“菜篮子”食品生产企业因销售不合格食用农产品，被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这张罚单成了影响企业发展的“心病”。最近，根据《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这家企业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提出信用修复的申请后，获知将于两周左右完成审核，提前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在市场监管部门前期的走访、调研中，部分市场主体反映“被行政处罚后，失信信息的公示期较长”。记者了解到，在这次的《若干措施》中，“合理缩短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是一大亮点。反不正当竞争处长史书禄介绍，过去，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期一般为5年。现在，对仅受到警告的行政处罚信息不予公示；对受到通报批评或者较低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3个月即不再公示；对其他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6个月（其中食品、药品、特种设备领域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满1年）且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支持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上海也加强了政府部门信用修复的工作协同，未来，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申请人只需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信用中国（上海）网站提交一次申请，通过后，两个平台可同步停止公示行政处罚信息。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信用监管十条新政 打出信用监管“组合拳”，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虚拟人既是“无瑕偶像”也是高效“打工人”，相关市场规模已超2000亿元，预计2030年将达到2700亿元

我们和虚拟人“混居”的时代是否来临

■本报记者 吴金妍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除了冰雪运动，各类高科技设备与服务令观众和参赛选手叹为观止，其中，气象主播“冯小殊”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获得网友点赞。有趣的是，兢兢业业的“冯小殊”，实际上是一位虚拟人，其原型正是气象节目主持人冯殊。

从虚拟主播“冯小殊”、今年除夕与歌手李玉刚合唱的虚拟歌手“陈冰若”，到一度引发关注的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一边是虚拟人的加入让生活科幻感十足，另一边却是“出圈”的虚拟人对真人“降维打击”——虚拟人主播24小时播报新闻不间断，甚至有公司的年度优秀新人奖也由工作效率超高的数字虚拟员工一举夺得。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凭借元宇宙的概念，虚拟人产业再度站上风口。统计数据显示，虚拟人当前市场规模已超2000亿元，预计2030年将达到2700亿元。

我们和虚拟人“混居”的时代是否已经来临？不少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虚拟人产业发展，学界和产业界更应该联手，尽早为虚拟人的行为划定界限，在监管方面也要及时跟进。



左起：虚拟人“柳夜熙”、虚拟气象服务主播“冯小殊”。

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最新技术。虽然人类真正踏入元宇宙尚需时日，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化身”，也许指日可待。

观察时下火爆的虚拟人市场，不难发现，除了实现技术突破以外，更重要的还是实现了虚拟人与产业的结合。“如若没有产业作为载体，虚拟人过高的‘生产’成本，也许会使得这一技术很难推广。”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虚拟偶像“柳夜熙”为例谈到，电影级别的制作让柳夜熙以无懈可击的外表一夜成名，仅凭6条视频便在抖音吸粉830万。但这类“超仿真”形象的开发过程相当漫长，且技术成本至今仍然居高不下。诸如高精度原画设计、高写实3D建模、高水准的虚拟人引擎、高精度动捕和高精致的修帧渲染等缺一不可。再比如，科幻冒险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为了效果逼真，后期渲染达4.32亿小时，耗资程度可想而知。

Z世代的消费和审美，将直接影响虚拟人的研发和应用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超仿真虚拟人不仅是“无瑕偶像”，也是高效

“打工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副教授李海刚列举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视频直播行业收入为1082亿人民币，全国约有3.9亿人关注了虚拟偶像，哔哩哔哩网站的虚拟主播的直播营收占直播总营收的40%。以柳夜熙为代表的这些具有独特人设的虚拟人，不仅活跃在社交平台，还能“出席”线下活动。在真人偶像频频“塌房”的今天，虚拟偶像因其完美人设，可谓异军突起。比如中国首位超写实虚拟人翎Ling以国风为特色，不仅登上时尚杂志，还获得了多项商业代言，吸金能力亮眼。“她”的美国“同行”Lil Miquela在2020年的收入就已超千万美元。有媒体预测，2022年虚拟偶像带动市场规模将超3000亿元。

同时，对企业而言，虚拟人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真人主播或客服，规避了真人的不完美所带来的风险，同时还具备全天候高效工作的能力。摘自2021年万科最佳员工的崔筱盼就是由算法生成的虚拟人，“入职”以来，经“她”提醒的单据，处理的响应速度是传统IT系统提示的7倍，她催办的预付应收逾期单据核销率达到91.44%。

李海刚结合手头的一份团队调研结果介绍，在电商行业，直播电商初创

企业用低端虚拟人为企业带货，每日综合开销可以低至100元，且可为企业产生稳定销售流水；如果采用虚拟人与真人主播互动，初创企业直播销售流水比之前增长约三倍。

“科技需要新产品，资本需要新概念，消费者需要新体验。”在李海刚看来，成长在互联网时代的Z世代，对互联网上的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随着他们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他们的消费需求与审美直接影响虚拟人的研发与应用。

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相关研究需同步跟进

但随着虚拟人的爆红，不少人也隐隐担忧：虚拟人并非真实的人，当他们切实地产生社会影响力，是否会涉及社会道德伦理问题？当他们同样成为“打工人”时，是否会对真人产生“降维打击”，挤压现实人类的生存空间？

对此，李海刚表示，虚拟人的出现，初衷是为了降低服务成本、替代机械劳动，秉承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但对企业来说，确实需要在真实和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否则，‘崔筱盼’们的出现，可能造成真实员工的心理恐慌和挫败感，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他建议，当虚拟人在更大范围应用后，公司可能需要在组织架构乃至绩效设置上重新考量。

更有专家提醒，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换脸”风险一度引起人们的警惕，而虚拟人在法律意义上并不成为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主体。以虚拟带货主播为例，当虚拟人与消费者产生纠纷时，虚拟人服务提供方和虚拟人所有方究竟如何承担责任，应该要有明确界定。

与此同时，虚拟偶像的走红，也让不少心理专家发现新问题：打出完美人设的虚拟偶像将会对未成年人尤其是低龄儿童带来什么影响？比如，一旦跟虚拟人互动的时间超过跟真人互动的时长，孩子们是否会过度沉迷于虚拟世界；如果未成年人从虚拟人身上寻找主要的情感寄托，是否会触发社会问题及心理问题？这些都需要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多位法律界专家接受采访时也强调，相关政策法规等配套监管必须同步跟上，为虚拟人的行为划定红线。“所有的技术进步都要为人类服务，要遵循以人为本。”李海刚直言：所谓“虚拟人”，虚拟只是手段，“人”才是本质和核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数字“化身”，也许指日可待

“虚拟人并非新鲜事物。从二次元偶像初音未来到如今的清华虚拟学生华智冰，他们都是计算机图形学、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成等技术合成的具有多重人类特征的综合产物。”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王长海告诉记者，虚拟数字人主要分两类，即偶像类的身份型虚拟数字人，以及服务型虚拟数字人。相关研究数据显示，身份型虚拟人将在未来发展占据主导地位，市场规模将达到约1750亿元，服务型虚拟数字人总规模将超过950亿元。另有机构预测，预计到2028年，全球虚拟活动市场规模将达到5047.6亿美元（约3270.44亿元）。

“虚拟人的发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相伴，将是大势所趋。”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任轲认为，随着技术创新及加速向产业的融合渗透，以虚拟人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和早期基于3D技术和CG动画生产的数字人相比，“超仿真”虚拟人已融入了CG(计算机动画)、CV(计算机